

王海滨、李彬：《静态资源关系观及其批判》，《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147-160页。  
Wang Haibin and Li Bin, "Theories on Static Resources Relationship and Their Critic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No. 1, 2009, pp. 147-160.

## 静态资源关系观及其批判

王海滨 李彬

**【内容提要】**最近几十年里，关于人类资源关系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学者们大致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流派。资源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资源关系是零和的：一个人群消耗的资源增加了，其他群体可能得到的资源就会减少。因此，随着资源越来越匮乏，人类资源冲突会愈演愈烈。资源乐观主义认为，人类资源关系不是零和的，资源冲突能够避免。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尽管尖锐对立，但它们有一共同缺陷：它们都是静态理论，对资源关系的解释力有限。本文提出动态的资源关系理论。它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资源关系。

**【关键词】**资源悲观主义 资源乐观主义 零和 非零和 动态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debates about resourc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groups have become steadily fiercer. Among participating scholars, two opposing schools have formed. Resource pessimists maintain that resource relationships among human groups are those of zero sum. If the resource consumed by one group increases, the resource that can be obtained by other groups will become less. The resource will become steadily scarcer, and resource conflicts of human being will be more and more intense. Resource optimism claims that resource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 is not zero sum, and resource conflicts can be avoided. Resource pessimism and optimism directly contrast to each other. But they have a common flaw: both of them are static theories, and the explanatory strength of them is limite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dynamic resource relationship theory. It is able to explain resource relationship better.

**Key words:** resource pessimism; resource optimism; zero sum; non-zero sum; dynamic theory.

## 引言

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是在争论中成长起来的。不同学者对国家间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sup>①</sup>目前，这种不同流派间的争论并没有消失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其表现之一是争辩不断延伸到新近成为热点的领域。资源问题就是这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领域。尽管古代学者就表达了其资源观<sup>②</sup>，但围绕国际资源关系的激烈争辩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国际资源问题传统上被看作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流派——例如，重商主义、自由主义——也都对资源问题给出了各自的看法。可是，最近几十年关于资源问题的辩论似乎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进行划分。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持强烈自由主义立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各国的强硬保守派都认为一些资源行

<sup>①</sup>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 29-32, 34-46.

<sup>②</sup> 比如，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资源观，见王卫华、梁明英：《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新资源观和“天人合一”思想》，《岱宗学刊》，第6卷第2期，2002年6月，第70—72页。古希腊思想家提出了多种资源观，参见徐开来：《拯救自然——亚里士多德自然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将用完，冲突在所难免。虽然这两类人的价值观和政策倾向有明显差别，但是，他们在对资源本身性质的看法上，却非常相近。因此，自由主义、重商主义的划分可能难以区分资源领域学者的观点分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标准，将学者按照他们对资源问题的看法分成资源悲观主义与资源乐观主义两个基本流派。并梳理两派学者的基本观点，指出他们的缺陷。

### 资源悲观主义与资源乐观主义的渊源

当世界多数地区处在农业社会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主要出于农业和商业的目的。涉及的自然资源包括淡水、土地、贵金属矿等。粮食、贵金属是这些资源的直接制成品。那时候的人们就对人群间的粮食关系和货币关系等做出了乐观或悲观的判断。这些判断可以被视为资源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萌芽。

人们对贵金属分配和流通的密集讨论开始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快速发展，欧洲各强国的财富大量增加。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贵金属。如何能获得更多金银？国家间的货币关系是何性质？这些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学者间的激烈争辩。古典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等学派在争辩中形成。

重商主义的阵营较庞杂，但重商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经济资源观都是静止的。<sup>①</sup>古典重商主义者也不例外。根据古典重商主义，经济资源主要指金银货币。这种学说认为，经济资源的总量是固定的。一国拥有的经济资源增加了，别国的资源量必然减少。一国要求富，靠自己创造财富不会有什么作用。掠夺别国的财富才是正途。<sup>②</sup>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国家间的交换和贸易合作。斯密提出，交换的倾向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国家应该顺应人的天性，互通有无、相互贸易。国际贸易会使参与各国都得到更多财富。<sup>③</sup>既然通过货物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更多，各国间的财富关系显然是非零和关系。早期自由主义者对财富关系的见解是资源乐观主义的重要源泉。

粮食是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直接制成品，所以，粮食问题与资源问题有密切关系。学者们对粮食的供求前景、人群间粮食关系的前途早有认识。这突出反映在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1798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问世。马尔萨斯提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如果它们都不受到任何干扰，这两种速度之间的差距渐渐地会使得粮食越来越填不饱人们的肚子。战争等因素可以抑制人口增长。<sup>④</sup>可以判断，马尔萨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以上这些见解是资源悲观主义和资源乐观主义的萌芽。之所以说它们是“萌芽”，是因为它们主要关注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资源制成品，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

### 两个资源流派对立局面的形成

二战之后，世界较多地区进入大机器时代，主要用于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等——成为全球意义上的资源。这个时期，人们所说的资源问题多指工业资源的问题。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业快速恢复，同时，前殖民地半殖民地

<sup>①</sup> 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trans. from German by Mendel Shapiro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5), Volume 2, pp. 23-28.

<sup>②</sup> *Ibid.*, pp. 24, 26-27.

<sup>③</sup> 参见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8—70页。

<sup>④</sup>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7页、26—30页、39页、73—75页。

的工业迅速发展。工业资源不足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西方国家，这种关注尤其强烈。这是因为在失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后，西方国家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从本土之外大量吸吮自然资源。这样，它们的资源压力突然增大了很多。因此，当时的西方国家出现了较多反映资源悲观主义思想的论著。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供应前景和人类资源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不少悲观的预测。<sup>①</sup>资源悲观主义的盛行激起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等学者的反思。他们先后提出对资源问题的乐观看法。两种资源关系观之间的对立、斗争开始出现。较早的一次较量发生在西蒙和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Paul Ehrlich）之间。

西蒙是一个资源乐观主义者，其主要观点有二。第一个观点是，任何类型的资源都是无限的。西蒙对此的论证如下：首先，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上升会导致短时间内资源供应紧张，资源价格会上涨。价格上涨会吸引企业家介入。他们出于逐利目的会投资开发效率更高的开采技术、寻找替代资源。这样，资源开采总量会增加，资源消耗会减少，资源困境从而得到缓解。<sup>②</sup>其次，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就是不断增加的人口。毕其一生，一个人创造的总是比他消耗的更多。因此，只要人口继续增长，人类的资源前景就一定会越来越好。<sup>③</sup>西蒙的第二个观点是，从长期看，自然资源的价格会越来越低。<sup>④</sup>这是第一个观点的推论。西蒙的这些见解直接挑战了资源悲观主义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自然资源的供应都是无限的，那么，资源就不具有零和的性质，资源匮乏也就不是资源经济的必然归宿；今后资源产品的价格甚至会比现在更便宜，那么人群间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重要动因必然不复存在。

西蒙的观点遭到一些资源悲观主义者的批评。生物学家埃利奇是其中一位。<sup>⑤</sup>西蒙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必然会越来越低，这种判断对资源悲观主义最具现实批判性。埃利奇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和西蒙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较量，他们在1980年就一些资源的价格走向打赌。这次打赌是资源乐观主义与资源悲观主义这两个流派第一次里程碑式的对垒。与资源悲观主义理论相比，资源乐观主义历史更短，如果在这次打赌中失利，资源乐观主义就难以获得正式的学术地位。

西蒙和埃利奇赌的是五种矿产品10年之后的价格。埃利奇认为，和其他资源一样，矿产资源一定会越来越缺乏。在数量衰减的过程中，矿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西蒙的判断与之相反。1980年，埃利奇选择了各值200美元的铜、铬、镍、锡、锰，总价1000美元。<sup>⑥</sup>他打赌10年之后即到1990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矿产品组合的价格总和会上升。相反，西蒙赌这组合的总价会下降。到期之日，赌输的人得向胜者寄去支票。结果，扣除通货膨胀

---

<sup>①</sup> 这段时期，资源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包括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1966年的《即将到来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ming Spaceship Earth”）、保罗·埃利奇（Paul R. Ehrlich）1968年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罗马俱乐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Barbara Ward and Rene Dubos）1972年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等等。

<sup>②</sup> 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 12, 59, 164, 168-169, 382-383, 579, 582.

<sup>③</sup> *Ibid.*, pp. 407-408, 582.

<sup>④</sup> *Ibid.*, pp. 6, 30-31, 59, 163, 383.

<sup>⑤</sup> Paul Ehrlich对人类的资源前景持悲观预期。他认为，地球上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资源问题。清洁空气、可耕地、矿产等重要资源都会越来越少。See Paul R. Ehrlich, “An Economist in Wonderland”,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2, No. 1 (March 1981), pp. 44-49. 而最可怕的是食物会越来越缺乏，因为食物匮乏会直接造成大量人口死亡，“（20世纪）70年代里，平均每年会有1000万以上的人饿死。不过，和本世纪末期将饿死的人相比，这个数字又算不了什么”。See Anonymous, “Paul Ehrlich”, at <http://www.overpopulation.com/faq/people/paul-ehrllich/>, accessed on March 10, 2008.

<sup>⑥</sup> 因价格不同，选择的这五种矿产品的数量各异。铜的数量是195.56磅；铬为51.28磅；镍63.52磅；锡229.1磅；锰13.64磅。

因素后，埃利奇选择的五种矿产品都贬值了。贬值幅度从 3.5% 到 72% 不等。其实，就算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五种矿产品的总价值在这 10 年里也下降了。埃利奇赌输了。按约定，他向西蒙寄去了 576 美元的支票。<sup>⑦</sup>

由于那次打赌的胜利，资源乐观主义这一流派得以在资源悲观主义的围剿中生存下来。同时，资源悲观主义也没有因这次失利就缴械投降。<sup>⑧</sup>

赌约期间及之后，双方都继续发表论著，抨击对方的观点，宣传自己的主张。在这过程中，资源悲观主义理论更加成熟，资源乐观主义理论逐渐成型。

在资源属性问题上，资源悲观主义认定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乐观主义认为资源是无限的。在人类资源关系问题上，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资源关系是零和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是非零和的。在人类资源关系的后果判断上，悲观主义者认为资源匮乏必然引起资源争夺、冲突和战争，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为争夺资源而爆发战争的现象并不普遍。资源悲观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资源是有限的，则必然有耗尽的时候。资源将近耗尽时，就会出现资源供需紧张，人们会为了争夺资源而爆发冲突甚至战争。资源乐观主义的逻辑是，资源是无限的。一些资源看似有限，那是因为人们开采、利用能力低，或者暂时缺乏替代手段。一旦供需紧张，人们必然会设法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寻找资源替代手段。结果是供需紧张自然消失，因此，争夺资源的战争也就不普遍了。

## 两个资源流派的衍生

资源乐观主义和资源悲观主义形成之后，属于这两个流派的学者进行了很多内部建设，从理论建构、逻辑阐述、领域扩展到案例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尤为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在这一进程中不显落后。以下对国内外这两个流派建设进展作一个综合评述。

### （一）资源悲观主义流派

冲突地理学是资源悲观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理论。<sup>⑨</sup>它的提出者是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这一理论主要阐述自然资源禀赋与国家间冲突的联系，其悲观色彩浓厚。该理论指出，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增长，世界自然资源的供应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各国因自然资源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世界一些地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容易招致各种外部势力的渗透，成为冲突地缘的“断层带”。最容易成为冲突地缘断层带的地区包括中东、里海、南中国海和非洲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克莱尔关于资源的理论是典型的资源零和论。按照该理论，人们必然会因竞争重要稀缺资源而发生激烈冲突，重要稀缺资源富集区必然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

彼得·格雷克（Peter Gleick）的看法基本属于悲观主义。<sup>⑩</sup>他主要根据自然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来分析这些资源与国家间冲突的关系。首先，他指出，替代性差的资源更容易引起国家间冲突。因为水没有替代品<sup>⑪</sup>，所以未来水资源引起的冲突势必会很严重。其次，他指出，难以获得资源替代品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资源冲突，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替代资源的补充，所以容易卷入冲突。

<sup>⑦</sup> Anonymous, “Julian Simon's Bet with Paul Ehrlich”, at <http://www.overpopulation.com/faq/people/julian-simons-bet-with-paul-ehrllich/>, accessed on March 10, 2008.

<sup>⑧</sup> 实际上，这件事之后，多数人对资源悲观主义的赞同并没有改变。参见张二勋、秦耀辰：《20 世纪资源观述评》，《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2 期，第 100 页；Cf. 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preface x x x v i, x x x v iii, pp. 593-614.

<sup>⑨</sup> Michael T.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1); Michael T. Klare, “The New Geography of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May/June 2001.

<sup>⑩</sup> Peter H. Gleick, “Water and Conflict: Fresh 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1, Summer 1993.

<sup>⑪</sup> *Ibid.*, p. 90.

中东是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发展中地区,符合上述特征,因此,中国学者朱和海预测中东国家间会继续为水而发生冲突<sup>⑤</sup>。

还有的研究者从个案研究的视角,指出在有的情况下,一国咄咄逼人地追求自然资源,甚至不惜因之挑起与别国的冲突乃至战争。比如,杉原熏(Kaoru Sugihara)提出,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发动对外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国内的资源有限<sup>①</sup>,需要获取国外的自然资源,甚至不惜发动对欧美列强的战争<sup>②</sup>。

另一些资源悲观主义者除分析国家间的自然资源关系外,也关注低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围绕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关系。

托马斯·霍默-狄克森(Thomas Homer-Dixon)的论著是这类文献的代表。霍默-狄克森既研究国际资源冲突,也分析国内资源矛盾。<sup>③</sup>在他看来,国家内部更容易因资源而发生冲突。<sup>④</sup>而国内的资源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冲突。因环境压力而经受长期内部冲突的国家可能会变得四分五裂,出现大规模移民潮,成为国际动荡的源头。或者,某些国家的国内环境压力越来越沉重,为了转移内部注意力,会倾向于攻击别国。如此,国际安全就可能会遭到严重破坏。<sup>⑤</sup>

多数学者属于资源悲观主义者,对资源前景持悲观预期。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自然资源竞争不一定会引发和加剧冲突。

## (二) 资源乐观主义流派

中国学者王正旭属于资源乐观主义者,他的论文<sup>⑥</sup>反映出他对国际水资源关系前景的乐观预期。文中,作者提到最近50年来,世界上与水资源问题有关的1800多个协议中,出于合作目的而签订的是因冲突而签的两倍以上。王正旭的研究意义较大,揭示出资源竞争不必然导致冲突。

前文提到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尽管不是国际关系学者,但他的一篇论文<sup>⑦</sup>主要分析国家间的资源关系。在文中,他表达了对国际资源关系的乐观预期。针对土地等资源会导致战争的说法,他提出在前现代社会,争夺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战争有时可能有充分的经济理由。但在现代社会,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已不再值得为之发动战争<sup>⑧</sup>。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土地等资源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了。<sup>⑨</sup>

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是一位石油经济学家,他主要关注石油资源的前景和人类石油关系。<sup>⑩</sup>他立场鲜明地反对石油末日论(doomsday prediction),看好石油的供应前景。

毛杰里认为石油价格高走一方面会使消费者减少石油消费,另一方面会刺激石油产量的

<sup>⑤</sup> 见朱和海:《中东,为水而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①</sup> The Staff of the Tokyo Institut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in Japan* (Tokyo: The Nippon Press, 1933).

<sup>②</sup> Kaoru Sugihara,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Global Resources History",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GEHN Conference, Irvine, California (15-17th January, 2004) funded by a Leverhulme Trust Grant: "A Millennium of Material Progress".

<sup>③</sup>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5-40; Thomas F. Homer-Dixon, "On the Threshol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s Causes of Acu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2. (Autumn, 1991), pp. 76-116.

<sup>④</sup>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p. 6.

<sup>⑤</sup> *Ibid.*, p. 40.

<sup>⑥</sup> 王正旭:《水资源危机与国际关系》,《水利发展研究》,2004年第5期,第52—55页。

<sup>⑦</sup> Julian Simon, "Lebensraum: Paradoxically, Population Growth May Eventually End War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1, Mar., 1989, pp. 164-180.

<sup>⑧</sup> *Ibid.*, p. 164.

<sup>⑨</sup> *Ibid.*, pp. 170-176.

<sup>⑩</sup> Leonardo Maugeri, *The Age of Oil: The Mythology,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Resource*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6).

增加。这两者共同作用会最终使石油价格下降。毛杰里重点关注石油的内部替代。地球上存在着大量非常规石油资源，包括重油 (heavy oil)、页岩油 (shale oil)、焦油沙 (tar sand) 等等。这些非常规石油开发起来较困难，需要较高的开采成本。当油价较低时，非常规石油的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是，当油价在 30 美元/桶以上时，对非常规石油的开采会变得有利可图。<sup>①</sup>非常规石油就能更多地替代原油。另外，石油使用的技术和机器在迅速更新换代，这也是一种资源替代。<sup>②</sup>

毛杰里指出，由于一系列因素<sup>③</sup>的影响，偶发的石油供不应求虽难以完全避免，但是石油枯竭的日子会被无限期地推后。因此，实际上，毛杰里相信石油资源是无限的。既然石油资源是无限的，那么人们之间的石油关系就应该非零和的，“没有什么让我们在面临极度短缺和地区混乱的时候一定要为确保将来的石油需求而凶残竞争”。<sup>④</sup>

### 新的碰撞

两个流派最新的碰撞开始于 2007 年底。大卫·维克多 (David G. Victor) 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上发表 “What Resource Wars?”<sup>⑤</sup>一文，挑战被广泛宣扬的“资源战争”的说法。针对误用、滥用“资源战争”一词的现象，维克多首先严格界定了“资源战争”的概念，提出“资源战争”是指由获取 (grab) 有价值的资源而引发的剧烈冲突。按照这个定义，地球上发生过的“资源战争”其实很少。

维克多提出，一些人正竭力煽起人们的资源恐慌情绪。那些人声称现在的世界有三种威胁最容易诱发人类资源冲突。第一个威胁是中国对别国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第二是资源产品的出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资源虽然丰富，但治理得很差。第三个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加重人们承受的自然资源压力，疾病会更加流行，大规模的环境移民会出现。气候变化尤其会助发水资源战争。这三种威胁里，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基础都是零和资源关系思维。中国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与资源冲突的爆发没有必然关系，除非中国获得的资源一增加，别国获得的资源就必然会减少。水资源冲突的根源在于它的有限性。水冲突的本质是人们对水资源的争夺，而人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必然是一种你失我失或你失我得的零和关系。

维克多认为资源恐慌煽动者 (the threat industry) 所宣传的“威胁”言论只注意到资源禀赋和人们的资源需求之间的关系。当人类因为资源发生矛盾时，那些人就断定资源匮乏出现了。他们完全忽视了对制度因素的考察。其实，制度和治理状况对人类的资源前景有很大影响。如果资源冲突真的发生，冲突的根源也不在于资源的匮乏，而在于善治的匮乏。<sup>⑥</sup>

维克多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较强的反响。《国家利益》2008 年第一期刊登了四位研究者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了维克多的观点。

托马斯·霍默-狄克森仍然从他一贯的国内、国际两个层次批评维克多的观点。他认为，在国内层面，一个国家的资源匮乏程度越高，该国就会越脆弱，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会出现。

---

<sup>①</sup> Leonardo Maugeri, *The Age of Oil: The Mythology,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Resource*, p. 214.

<sup>②</sup> *Ibid.*, p. 254.

<sup>③</sup> 这些因素包括上文中已提到的节油技术的发展、各国经济石油强度的下降、石油替代进程的推进。对人类的石油未来有利的因素还包括石油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开采技术的进步使油田的采收率提高，探明储量相应上升。See Leonardo Maugeri, *The Age of Oil: The Mythology,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Resource*, pp. 210-211, 215-217.

<sup>④</sup> Leonardo Maugeri, *The Age of Oil: The Mythology,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Resource*, preface x v i .

<sup>⑤</sup> David G. Victor, “What Resource War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Dec. 2007, pp. 48-55.

<sup>⑥</sup> *Ibid.*, p. 48.

在国际层面，资源缺乏造成的麻烦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之后向其他国家蔓延，最终会给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带去负面影响。<sup>⑦</sup>

迈克尔·克莱尔提出，因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不同国内行为体之间不得不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各强国——比如中国和美国——为获取本国需要的自然资源而不得不卷入非洲等地区的资源冲突。<sup>⑧</sup>

谢瑞·古德曼（Sherri W. Goodman）和保罗·科恩（Paul J. Kern）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世界最不稳定地区的动荡。由于气候变化，亚洲、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国内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它们也更容易与别国发生冲突。<sup>⑨</sup>

对以上四位研究者的评论，维克多坚持他对人类资源关系的认识。在回应文章中，他再次表达了对“资源战争”言论的质疑。<sup>⑩</sup>

### 动态资源关系观

我们把前面提及的资源关系见解做一个大致概括。

表 1 悲观和乐观的资源关系见解

资源悲观主义		资源乐观主义	
主要观点	提出者	主要观点	提出者
由于日益稀缺，自然资源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保罗·埃利奇	任何类型的资源都是无限的；从长期看，自然资源的价格会越来越低	朱利安·西蒙
由于水没有替代品，未来的水资源冲突会愈演愈烈	彼得·格雷克	水资源竞争不一定导致冲突	王正旭
中东地区的水冲突难以避免	朱和海	各种替代手段的共同作用会无限期地推迟石油枯竭日子的来临	莱昂纳多·毛杰里
全球资源矛盾会越来越加剧；资源冲突最可能发生在断层地带	迈克尔·克莱尔	多种“资源威胁”其实并不存在；“资源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大卫·维克多
国家内部更容易因资源而发生冲突；国内的资源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冲突	托马斯·霍默-狄克森		
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世界最不稳定地区的动荡	谢瑞·古德曼和保罗·科恩		
有时一个大国确实会为获取自然资源而对别的大国开战	杉原熏		

以上关于资源关系的见解，其论证往往较有力，其说服力也常常较强。不过，它们都有

<sup>⑦</sup> Thomas Homer-Dixon, “Straw Man in the Wi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Feb. 2008, pp. 26-28.

<sup>⑧</sup> Michael T. Klare, “Clearing the Air”,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Feb. 2008, pp. 28-31.

<sup>⑨</sup> Sherri W. Goodman & Paul J. Kern, “Bad Tiding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Feb. 2008, pp. 31-33.

<sup>⑩</sup> David G. Victor, “Smoke and Mirror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Feb. 2008, pp. 3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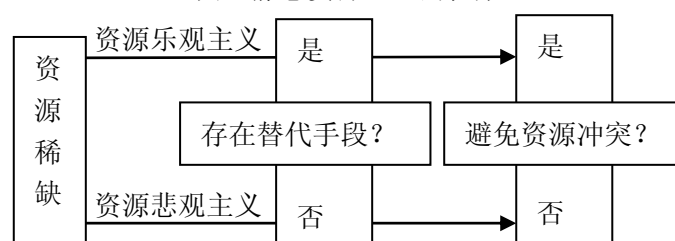
一个共同缺陷：它们的论述都基于某一种基本假定，而这种假定只是有些时候才符合实际情况。

资源悲观主义者或者假定自然资源没有可替代性，或者假定即使存在替代性资源，替代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sup>①</sup>。资源乐观主义者则笃信资源的替代手段总会及时出现并发挥足够强的替代作用。如果随时随地总有足够多的替代资源，资源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自然会较小。由于资源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本假定都是固定的、静态的，所以它们都是静态的资源理论。

按照静态资源理论，一旦出现资源稀缺现象，国家之间是否对抗完全取决于该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如果稀缺的是可替代资源，则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冲突；如果出现稀缺的是不可替代资源，则国家间很可能发生冲突。按照这样的静态理论，国家是否因为资源发生冲突与过程无关。

对于多数资源而言，其可替代性并不明晰。因此，不同流派的学者会根据自己的哲学来看待资源的可替代性。资源悲观主义者常常认为资源不具有可替代性，资源必然具有零和的性质。乐观主义者认为资源具有可替代性，资源不具有零和的性质。资源悲观主义者和资源乐观主义者都能够解释一些资源关系事件。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可替代性看作是资源本身的内禀性质。静态资源理论的框架见图1。

图1 静态资源理论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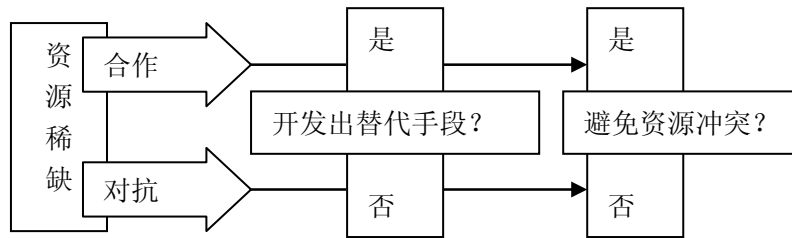


图中，对于一个流派来说，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是确定的，因此，是否发生冲突也是确定的。实际上，对大部分资源而言，其是否具可替代性，这一点是不确定的。有三个大的因素可以改变资源被替代的可能性。第一个因素是，资源稀缺带来的经济压力。在这种经济压力下，人们会设法采取资源替代手段，包括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和制度、寻找替代性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开采同类资源。由此，可能增大资源供应以及减小资源依赖，从而缓解资源稀缺。第二个因素是，资源稀缺导致的纷争和对抗。由于人们将精力和经费用于资源竞争、对抗甚至战争，这会耽误替代手段的开发，使得资源稀缺变得更为严重。第三个因素是，人们可以承受资源稀缺的时间。承受时间越长，替代技术开发出来的机会越大。

人们在资源竞争中的关系可能改变上述三个因素的比重。如果人们因为资源稀缺而发生严重冲突，那么，可用于开发替代技术的资金、人力、物力就难以保证。替代技术也就不能及时发展出来。如果部分大国依靠军事实力强占了大部分资源，那么，它们就缺乏资源稀缺的经济压力，开发替代手段的动力就不够强。国家之间如果不充分合作，能够忍受资源稀缺压力的时间也会短一些，资源稀缺导致的问题就可能爆发出来。因此，稀缺资源的替代手段能否及时出现是与国家间资源关系状态有关的。图2显示了这种关系。

图2 路径依赖的资源关系

<sup>①</sup> 比如，彼得·格雷克在分析水资源与冲突的关系时，认为世界一些地区的水冲突很难避免，原因是水缺乏替代品。也就是说，其他自然资源对水的替代作用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图中，如果国家选择合作，则开发出替代手段的可能性大，避免资源冲突的可能性也就大。如果国家选择了对抗，则开发出替代手段的可能性小，冲突也就难以避免。这种现象带有自我实现的特征。那些认定资源不可替代的行为体容易选择对抗，造成的结果是，替代手段不容易开发出来，资源冲突也就难以避免，最后证实了行为体最初的认定。那些认定资源可替代的行为体容易选择合作，其结果是，可能有时间开发替代手段，资源冲突也就避免了，行为体最初的认定最后也证实了。可见，这种路径依赖的现象使得国家间在资源竞争初期的行为非常重要。

### 结论

资源问题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学者们就人类资源关系的特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流派划分已经难以刻画最近几十年的资源问题辩论。学者们按照他们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事实上的整合，逐渐形成了资源悲观主义和资源乐观主义两个对立的流派。资源悲观主义将人类资源关系看作是零和的，因此，对这一关系前景的判断是悲观的；资源乐观主义将人类资源关系看作是非零和的，因此，对这一关系前景的判断是乐观的。可喜的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与这两个流派的成熟是同步的。

由于资源问题本身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在处理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资源悲观主义者和资源乐观主义者都需要从其哲学出发，假定资源是零和的或者不是零和的，由此推测人们围绕资源会否发生冲突。

资源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共同缺陷是它们都是静态的资源理论。它们假定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与人无关，国家（以及其他层次的人类群体）间关系对自然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没有影响。这和事实不符。更好地认识资源关系，需要我们用动态资源理论替代静态资源理论。

英文题目 Static Resources Relationship Theories and Their Criticism

作者简介：王海滨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